

血拿鐵：
吸人膏血
成為一種
群眾運動

伊恩·斯芬諾尼尤司
Ian Svenonius

雅好飲酒同樂、集體用藥，這類屬於狂歡儀式的文化，並非僅是一時的風尚。

此一現象，本身其實不值一談；藉由麻醉自己以達超越之舉，從古至今皆然，無甚新意。真正令人稱奇的，是不同文化在這類癖好上所展現的特定口味：每個時代對飲品的狂熱與迷戀，竟同樣有著獨一無二的選擇。

個人口味無法形成氣候；相反的，每個時代均可見到大眾對某項飲品產生一種明顯的集體歇斯底里。

現今在美國受到青睞的飲品，毫無疑問的，一項是星巴克咖啡（Starbucks），一項是絕對伏特加（Absolut）。兩者的流行均源於其象徵的價值，它們是美國近來四下掠奪所得的戰利品——一個文化所享用的飲品，代表了被其征服的敵人的膏血。

飲品，從天主教的角度來看，是化為基督體血的聖餐（transubstantiation）¹，大啖耶穌的聖體聖血，某種程度猶如食人一族。以此，咖啡的味道聞起來，就像被反抗軍（Contra）民兵²炸彈轟成廢墟的桑帝諾（Sandinista）³解放醫院，而冷冽的伏特加，則是遭到資本主義姦殺的俄羅斯人流出的血水。

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屢見不鮮。每個帝國文化，都從擊敗的對手中，輸進液態紀念品，用來標榜自身的榮耀與強大。茶，作為英倫人士的飲品，隨著國家的新殖民手段越來越抓不住印度這塊次大陸，已漸漸的失寵了。兩世紀以來，英國人一面啣著他們浸泡得宜的茶葉，一面品咂帝國奴隸滴下的汗水。而今日，喝茶的只剩些老嫗嫗，豪飲啤酒的小夥子們，才是主流。英國人熱愛啤酒，冰冰的一品脫，即能帶來不列顛空戰（The Battle of Britain）美好的回憶，令他們想起從天而降的德軍屍體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啤酒首先在美國大受歡迎。原本採取孤立主義的美國，一開始對這場衝突敬而遠之，政府裡的親英派為了圖謀私利，讓美國在後期加入戰事，逆轉了德皇的優勢，也大大的改變了整個國家，引起異議分子高度的恐慌。

當時正如火如荼爭取罷免權與選舉權的美國婦女，把目光轉到酒上，成功將之驅逐出境。1920年頒行的禁酒令，是一場不自覺的道德討伐，針對的是帝國主義以及「凡爾賽條約」(Treaty of Versailles)所展現的示威與吸血行為。當然，啤酒日後捲土重來，特別是那些抑鬱不振的退伍軍人，尤其需要咕嘟咕嘟的喝下死德佬(Kraut)的五臟六腑，以提升自尊。酒吧裡，一杯冰涼的啤酒在手，身旁陪著哥兒們，此情此景足以讓思緒飛到德國，腦海中浮起柏林一排排等著領救濟品的隊伍，以及他們剩下一條腿的士兵。

一千年前，啤酒在德國便已大行其道，當時的鄂圖大帝(King Otto)擊退了西侵的文德人(Wend)與馬札爾人(Magyar)。對德國而言啤酒的精華便是斯拉夫民族的血。及至腓特烈大帝(Frederick the Great)進攻波蘭腹地、擴張普魯士，一連串的征戰勝利，終於讓德意志在首相俾斯麥(Bismarck)的輔佐下，成為歐陸最大的強權，更加鞏固了啤酒的地位。

多年之後，為了召喚德國人的嗜血魂，奧地利有個名叫希特勒(Hitler)的人，在慕尼黑的啤酒館舉行公眾會議，提出德國損失的那些麥田，目前正被斯拉夫人所霸據。

「啤酒館政變」(Beer Hall Putsch)失敗之後，希特勒反而趁勢崛起，並與義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(Mussolini)結盟。墨索里尼當時做著他的非洲帝國大夢。義大利占領了衣索比亞，咖啡的發源地，造成濃縮咖啡(espresso)在義大利的熱潮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，每一個義大利士兵都會隨身攜帶一個咖啡壺，收在野戰裝備裡。由此來看，星巴克美學——那些花俏的、結合了未來主義機械感的勞動力的法西斯式壁畫，以及現場荒誕的吆喝聲——其實可以追溯到墨索里尼。

美國對咖啡的鍾愛，一直與其熱衷討伐的天性緊緊相關。咖啡提供能量，刺激美國「征服西部」的心態，伺機篡奪西班牙在世紀之交丟失的殖民地。從那時起，瓜地馬拉、薩爾瓦多、尼加拉瓜、哥倫比亞等，某種層面上都可算是美國的殖民地。美國不斷以武力干預，藉此奴役當地人民。

這些國家成為供應咖啡的主要產地，為了維持現狀，流了不少的鮮

血。咖啡便是印地安人的血，喝了可以刺激腎上腺素，好實現美國擴充領土的「昭昭天命」(manifest destiny)⁴。Coffee一字，從前被稱作Joe——也就是Joe Nobody 或 John Doe的Joe⁵——意指張三或李四，像是一種帶有種族色彩的稱謂，完全不將原住民視為有名有姓、需要身分的人類。

到了1960年代，Joe更名為Java，當時美國協助獨裁者蘇哈托(Suharto)在印尼站穩根基。為了符合跨國企業殷切的期待，蘇哈托整肅了不少異己。雖然這是一場「代理戰爭」，而非美國親自出手，咖啡嚐起來仍有權力鬥爭的煙硝，層次豐富，漸至普及。印第安也好，印尼也好，無論是誰，咖啡代表的即是被擊敗的對方身上所流的血，滋味十分美好。

而今，在全球經濟體系中，咖啡遍植於被馴化的第三世界裡。星巴克販售的豆子包裝上均標示著產區，消費者於是加入帝國的行列，成為食人膏血的老饕。

用來向帝國的征戰舉杯致敬的，還有另一種飲料，就是可口可樂(Coca-Cola)。可口可樂最初提煉自中美洲的植物Coca，亦即古柯，後來因為違法，換成另一個地區風味：羅望子(Tamarind)的根部。可口可樂崛起的時機，正值美西戰爭以及波多黎各、古巴等地的割讓，喝時通常摻進蘭姆酒，風味來自這些島嶼出產的糖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可口可樂在美軍屬於士兵配備，作為激勵部隊出戰的「第一滴血」。而可口可樂在德國的分部，則將產品名稱改為芬達(FANTA)，好移轉大家的注意力，不至於落人話柄，指責他們雙腳踏雙船，戰爭時期同做兩邊的生意。芬達的橘色以及香橙口味，令人想起碎屍萬段的西班牙共和軍(Spanish Republican Army)，而西班牙正是德國士兵初次磨練他們殺戮技能的地方。當德國人喝著一瓶橘色的汽水時，他其實是在啃著一名瓦倫西亞(Valencia)的無政府工團主義者(anarcho-syndicalist)的頂上動脈。

伏特加是由農民的馬鈴薯精製而成的果實。在沙皇的領導之下，俄國的邊界無情地擴大，從波羅的海到黑海，然後再到太平洋。人民被征服，打成農奴，那滋味就體現在俄羅斯統治階級——無論是處決前的

沙皇，還是後來的史達林（Stalin）——所青睞的伏特加裡。

伏特加其實可以提煉自各種穀物和水果，非常適合莫斯科幅員遼闊、地大物博的領土。對俄羅斯人而言，飲用這些瑞典人、芬蘭人、立陶宛人、烏克蘭人、烏茲別克人與哈扎爾人的血，在國際共產主義的信條下，突然之間變成手足相殘的慶典。這也是為何現代俄國人的酒醉總是伴隨著他們舉世聞名的躁鬱症。

隨著冷戰結束，俄羅斯臣服於掠奪式資本主義的枷鎖下，伏特加受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喜愛：得意洋洋的一飲而盡，世事一切由我，伏特加是裝在凱旋獎盃裡的飲料。而瑞典，這個舊俄沙皇的宿敵，便是其中最為卓越的製造者。

顯而易見的，一杯飲料到底代表了哪個文化的血液，要看喝的人是誰。所以，當一個德國人喝著啤酒時，是在享用斯拉夫人的精髓；一個美國人打開一罐百威（Budweiser）時，則是在啃食同一個德國人的內臟。同樣的，選用被逐出古巴的百加得蘭姆（Bacardi）來舉杯，是為了慶祝切·格瓦拉（Che）在玻利維亞遇害，而古巴國產的哈瓦那俱樂部蘭姆酒（Habana Club），則是豬灣事件（Bay of Pigs）捲起的血腥泡沫。

這般舉一反三，我們可以說，龍舌蘭酒瓶裡的那隻蟲子，是死在阿拉摩（Alamo）的洋基客（Yankee）。因為拉丁美洲講的蟲子——gusano 這個字——指的就是叛亂、投效帝國主義的洋基佬，西班牙文是Yanqui。即便沛綠雅氣泡礦泉水（Perrier），在引進美國時，都恰好遇上民族主義領袖戴高樂（de Gaulle）的死亡，以及法國隨後的歸順於北約（NATO）。對付一個不妥協也不認輸的敵手，抵制其食品的進口，意思其實差不多，只是想法上節制了一點——看看伊拉克戰爭期間古巴的蘭姆酒與法國的葡萄酒，便知一二。高盧人推崇葡萄酒，因為他們的侵略者羅馬帝國瓦解了，而葡萄酒是羅馬人的飲料；羅馬人則是從他們一步一步吞併的希臘人手中，將葡萄酒搶過來的；至於希臘人，他們的葡萄酒由奴隸負責生產，汁液流自這些戰俘們踩踏的雙腳之下。以此類推，沒完沒了的追溯到開天闢地的史前時期。飲食，向來是以階級和權力為中心的儀式。我們吃牛，因為基本上牛對我們毫無招架之力。透過血淋淋的儀式，我們咀嚼大自然的血肉，

確立人類身為萬物之首的位置。我們鍾愛的貓、犬、鷹、熊這些家族，都是掠食性的動物，就和我們一樣。這是一種屬於遠古戰士的價值信仰，正好呼應了美國人對納粹紀念文物的狂熱。奶水是新生兒所吸收的第一滴飲品，寶寶很快發現，他的哭叫可以自動召喚母親，讓她隨時準備從乳頭流出臣服的汁液。因此，即使孩童尚在懵懂時期，飲料的品嚐早已伴隨著臣服與奴役的身體經驗一起發展了。

斯托克 (Bram Stoker) 在他的小說《德古拉》 (*Dracula*) 中，描述了歐洲上流社會裡潛伏著一脈令人疑懼的族類，其吸人膏血的行徑，許多文化的古老傳說都有提到，依照同樣的道理，這自然也是一種群眾運動，並且深深為每個南征北討的種族所享用。

本文譯自 伊恩·斯芬諾尼尤司，《心靈蘇聯》 (*The Psychic Soviet*)，芝加哥：Drag City Press，2006。

- 1 transubstantiation，神學術語，中文稱為「變體」或「化體」，天主教認為，無酵餅和葡萄酒經過神父祝聖後，會化成基督的體血。
- 2 Contra，字面意思是「反革命」，複數為Contras，用來指稱一支尼加拉瓜的民兵隊，活躍於1979至1990年，由美國政府在背後扶持，與Sandinista敵對，雙方形成尼加拉瓜的內戰。
- 3 Sandinista，原先是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組織，全名是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」（西班牙文：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）成立於1961年，後來發展為一個社會主義政黨。
- 4 昭昭天命，是美國政治人物的慣用語，用以表達美國憑藉天命，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，實質意義多半指美國擴充領土擴充運動。
- 5 現在美國人還是會說a cup of Joe，代表一杯咖啡，不過起源跟作者的說法不同。